

周作人 著文 鍾叔河 編訂

知堂書話 三



岳麓書社

知堂書牘

三

知堂書話 三

周作人 著文 鍾叔河 編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堂书话/周作人著;钟叔河编. —长沙:岳麓书社,2016.4
ISBN 978-7-5538-0421-7

I. ①知... II. ①周... ②钟... III. ①书评—中国—
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5362 号

ZHITANG SHUHUA

知堂书话(全五册)

著 文:周作人

编 订:钟叔河

责任编辑:曾德明 舒 菲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风格八号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 <http://lzfts.tmall.com>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

字数:826 千字

印数:1—4 000

ISBN 978-7-5538-0421-7

定价:180.00 元

承印: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目 录

目 录

毛氏说诗 (1936. 1. 4)	1
寥存 (1936. 1)	7
安徒生的四篇童话 (1936. 1)	13
郁冈斋笔麈 (1936. 2)	24
逸语与论语 (1936. 2)	30
日本杂事诗 (1936. 3. 3)	37
书法精言 (1936. 3. 10)	45
王湘客书牋 (1936. 3. 19)	51
蒿庵闲话 (1936. 3. 28)	59
鸦片事略 (1936. 4. 9)	65
梅花草堂笔谈等 (1936. 4. 11)	74

读戒律 (1936. 4. 14)	81
刘香女 (1936. 6. 25)	89
常言道 (1936. 7. 16)	97
藤花亭镜谱 (1936. 7. 24)	106
东京的书店 (1936. 8. 27)	114
关于试帖 (1936. 9. 20)	122
常谈丛录 (1936. 9. 28)	130
常谈丛录之二 (1936. 10. 3)	137
关于尺牍 (1936. 10. 8)	143
读风臆补 (1936. 11. 15)	154
读书随笔 (1936. 11)	160
林阜间集 (1936. 12. 5)	168
谈字学举隅 (1936. 12)	175
关于谑庵悔谑 (1936. 12. 9)	178
银茶匙 (1936. 12. 17)	184
读檀弓 (1937. 1)	194
双节堂庸训 (1937. 1. 16)	199
江都二色 (1937. 1. 17)	206
朴丽子 (1937. 1)	214
人境庐诗草 (1937. 2. 4)	225

茨村新乐府 (1937. 2. 11)	243
莲花筏 (1937. 2. 16)	250
再谈试帖 (1937. 2. 18)	259
凡人崇拜 (1937. 2. 23)	265
浮世风吕 (1937. 2. 25)	276
谈史志奇 (1937. 3. 1)	282
谈笔记 (1937. 3. 10)	288
曝背馀谈 (1937. 3. 13)	296
再谈尺牍 (1937. 3. 28)	303
老学庵笔记 (1937. 3. 30)	311

毛氏说诗^①

◇1936. 1. 4

◇风雨谈

◇第二册有《郝氏说诗》

毛氏说诗

民国二十五年元旦，阴寒而无风，不免到厂甸去走一趟，结果只买到吾乡潘素心的诗集《不栴吟》正续七卷，此外有若干本丛书的零种。这里边有一本是《西河合集》内的《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与《续诗传鸟名卷》三卷。我是在搜集同乡的著作，但是《西河合集》却并没有，说理由呢，其一他是萧山人，不在小同乡的范围内，其二则因为太贵，这种价近百元的大书还没有买过。所以我所有的便只有些零种残本，如尺牘诗词话连厢之类，这本《说诗》也是我所想要的，无意中得来觉得很可喜，虽然这有如乞儿拾得蚌壳可以当饭瓢，在收藏家看来是不值一笑的。

毛氏说话总有一种“英气”，这很害事，原是很

有理的一件事，这样地说便有棱角，虽间有谐趣而缺少重量，算来还是不上算，至于不讨人欢喜尚在其次。提起毛西河恐怕大家总有点厌他善骂，被骂的人不免要回敬一两句，这也是自然的，不过特别奇怪的是全谢山，他那种的骂法又说明是他老太爷的话，真是出奇得很。这很有点难懂，但是也可以找到相类的例。姚际恒著《诗经通论》卷前“论旨”中论列自汉至明诸诗解，关于丰坊有云：

丰氏《鲁诗世学》极骂季本。按季明德《诗学解颐》亦颇平庸，与丰氏在伯仲间，何为骂之，想以仇隙故耶？

毛西河喜骂人，而尤喜骂朱晦庵，《四书改错》是很闻名的一案，虽然《劝戒录》中还没有派他落拔舌地狱或编成别的轮回故事，这实在是他的运气。那说诗的两种恰好也是攻击朱子的，在这一点上与姚首源正是同志，《诗经通论》卷前的这一节话可以做他们共同的声明：

《集传》主淫诗之外其谬戾处更自不少，愚于其所关义理之大者必加指出，其余则从略焉。总以其书为世所共习，宁可获罪前人，不欲遗误后人，此素志也，天地鬼神庶鉴之耳。

姚最反对淫诗之说，有云：

《集传》只是反《序》中诸诗为淫诗一着耳，其他更无胜《序》处。

毛的《说诗》中“说淫诗”十二条，占全书五分之三，“说杂诗”四条都是反朱的。《鸟名卷》虽说是释鸟，目标也在《集传》，第一则“关关雎鸠”便云：

《论语》，小子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朱氏解《大学》格物，又谓当穷致物理，则凡经中名物何一可忽，况显作诗注，岂有开卷一物而依稀鹕突越数千百年究不能指定为何物者。

姚氏于名物不甚措意，其说见于卷前论旨中，但与《鸟名卷》颇有因缘，这是很有意思的事。《鸟名卷》序云康熙乙酉重理残卷，姚书序亦写于是年，又毛云：

会钱唐姚彦晖携所著《诗识名解》请予为序，其书甚审博，读而有感，予乃踵前事云云。

姚亦云：

作是编讫，侄炳以所作《诗识名解》来就正，其中有关诗旨者间采数条，足辅予所不逮。

此姚彦晖盖即侄炳。《鸟名卷》之一“燕燕于飞”条下云：

乃燕只一字，其曰燕燕者，两燕也。何两燕？一

于归者，一送者。

《诗经通论》卷三引《识名解》云：

《释鸟》曰，燕燕𪗇。又《汉书》童谣云，燕燕尾涎涎。按𪗇鸟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双飞往來，遂以双声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类，近古之书凡三见而适合，此经及《尔雅》《汉书》是也。若夫单言燕者乃鸟也，《释鸟》曰，燕，白脰鸟，可据，孔鲋亦谓之燕鸟。故以燕燕为两燕及曲为重言之说者，皆非也。

二人皆反对《集传》重言之说，而所主张又各不同，亦颇有趣。西河既见《诗识名解》，不知何以对于燕燕双名之说不加以辩驳也。《鸟名卷》解说“鹑之奔奔”颇有妙解，奔奔朱注云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毛纠正之云：

按鹑本无居，不巢不穴，每随所过，但偃伏草间，一如上古之茅茨不掩者，故《尸子》曰，尧鹑居，《庄子》亦曰，圣人鹑居，是居且不定^②，安问居匹？若行则鹑每夜飞，飞亦不一，以窜伏无定之禽而诬以行随，非其实矣。

毛氏非师爷，而关于居飞的挑剔大有刀笔气息，令人想起章实斋，不过朱子不认识鹑鹑，以为是鹄类，奔奔疆疆的解释也多以意为之，其被讥笑亦是难怪也。

又“鹤鸣于垤”，朱注云，“将阴雨则穴处者先知，故蚁出垤，而鹤就食，遂鸣于其上也。”毛云：

《禽经》，鹤仰鸣则晴，俯鸣则雨。今第鸣垤，不辨俯仰，其为晴为雨不必问也。但鸣垤为蚁穴知雨，雨必出垤而鹤就食之，则不然。禽凡短喙者能啄虫豸，谓之嚼食。岂有大鸟长喙而能嚼及虻蚁者，误矣。

长喙的鹤啄食蚂蚁，的确是笑话，其实就是短嘴鸟也何尝吃蚂蚁呢？大约蚂蚁不是好吃的东西，所以就是嘴最短的铁嘴麻鸟黄鹀等，也不曾看见他们啄食过。晴雨不必问，原是妙语，唯上文云“零雨其濛”，则此语失其效力矣，反不如姚云：“又谓将阴雨则穴处先知之，亦凿，诗已言零雨矣，岂特将雨乎。”又《小雅》“鹤鸣于九皋，”朱注，“鹤鸟名，长颈竦身高脚，顶赤身白，颈尾俱黑。”毛云：

《集注》凡鸟兽草木尽袭旧注而一往多误，惟此鹤则时所习见，疑翼青尾白为非是，遂奋改曰颈尾黑，以其所见者是立鹤，立则敛翼垂尻，其帔黝然，实未尝揭两翮而见其尾也。明儒陈晦伯作《经典稽疑》，调笑之曰，其黑者尾耶？

又《说诗》末一则亦云：

鹤鸣于九皋，《正义》引陆玑疏谓顶赭翼青身白，

而朱氏习见世所畜鹤铍羽而立，皆翼白尾黑者，奋笔改为顶赤颈尾俱黑，公然传之五百年，而不知即此一羽之细已自大误，先生格物安在耶？

姚亦云：

按鹤两翼末端黑，非尾黑也。彼第见立鹤，未见飞鹤，立者常敛其两翼，翼末黑毛垂于后，有似乎尾，故误以为尾黑耳。格物者固如是乎？陈晦叔《经典稽疑》已驳之。

鹤尾本微物，但是这个都不知道，便难乎其为格物君子了。名物之学向来为经学的附庸，其实却不是不重要的，有如中学课程中的博物，学得通时可以明瞭自然的情状，更能够知道世事。若没有这个，只懂得文字，便不大改得过秀才气质也。毛姚二君又有关于“七月在野”四句的解说，亦有新意，但以事关昆虫，抄来又太长，故只得从略，亦可惜也。

（廿五年一月四日，在北平）

【钟校】_____

① 1936. 1. 16 刊《益世报》。

② “居且不定”，“定”原作“足”。

窠存^①

◇1936.1

◇风雨谈

窠存

胡式钰的《窠存》四卷从前时常看到，却总没有买，因为不是价贵，就是纸太劣。其实这种书的价钱本来不会怎么贵的，不过我觉得他不能值这些，那就变成贵了，前几天才买了一部，在还不算贵的范围内。这书刻于道光辛丑，距今才九十五年，正是清朝学术中落时期，其时虽然也有俞理初龚定庵魏默深蒋子潇等人来撑撑场面，就一般的知识讲未免下降了。我们读《窠存》时颇有此感，自然就是在乾嘉时也是贤愚不齐，不见得人人都有见识，只是到了衰季更易感到，或者由于主观也不可知。

《窠存》分为书诗事语四类，其《语窠》一卷列举俗语的出典，如《恒言录》之流，而范围较宽，最

无可非议。《诗窠》所谈间有可取，《书窠》多卫道之言，可谓最下，《事窠》则平平耳，大抵多讲报应怪异，一般文人的“低级趣味”都如此，不必单责胡氏也。卷一论东坡非武王，阎百诗议子游子夏，钱莘楣议程伊川，卷二论人或嗤昌黎以文为诗，皆大不以为然，其理由则不外“何得轻议大贤人”，其议论可想见了。说诗处却有佳语，如卷二云：

杨升庵谓杜子美滕王亭诗，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予常怪修竹本无莺啼，后见孙绰兰亭诗，啼莺吟修竹，乃知杜老用此也，读书不多未可轻议古人。此升庵薄子美厚孙绰也。子美言之不足信，孙绰言之始足信，孙绰又本何书欤？且诗境贵真，使其时莺非啼竹而强言之，谓前人曾有此说，特因袭而已。前人未有此说而我自目击其境，斯言之正亲切耳。吾且谓子美当日有目中之莺啼修竹，而不必有孙绰之莺啼修竹可也。固哉，升庵之说诗也。

又有云：“予题汤都督《琴隐图》云，碑括前皇篆。一徒请括字来历，予曰，史皇造字即来历，前人经史等载籍岂别有来历耶。”这都说得很好，有自己的见识。但是这自信似乎不很坚，有时又说出别样的话，如云：

宋叶适诗云^②，应嫌屐齿印苍苔。按汉杜林高节不仕，居一室，阶有绿苔，甚爱之，辄谓人曰，此可以当铺翠耳。人有蹑屐者，曰，勿印破之。盖叶诗印字本此。

书眉上有读者批曰，“即无本亦好。”此读者不知系何人，唯卷首有一印，白文四字云“咸弼过目”，盖即其名也。又有一条云：

朱庆馀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杜牧诗云，空堂停曙灯。停字当本陆机《演连珠》，兰膏停空，不思衔烛之龙。

批曰，“此等字在作者只知用来稳惬，不必先有所本，乃偶然暗合也。”批语两次纠正，很有道理。胡氏论诗极推重陶公，有云：

东坡曰，吾于诗人无所好，好渊明诗。式钰谓吾于诗人无不好，尤好渊明诗。吾于诗人诗各有好有不好，有好无不好唯渊明诗。

语虽稍笼统，我却颇喜欢，因为能说得出爱陶诗者的整个心情也。

卷三所记有关于民间信仰风俗者，亦颇可取。如记佣工赵土观谈上海二十一保二十七图陈宅鬼仙有云：

去年（己亥）夏其家男女出耕，鬼在田中，予闻

往听，鬼称予土观，予笑，鬼云，勿好笑，遂彼此寒暄数语。顷之谓其家人，我回棹，尔等当回家饭也，耕佣无不闻者。往往二三日便回鬼门关，来时声喜，去时声悲，必嘱其家人曰，为善毋恶，阴司有簿记之。

这是很好的关于死后生活的资料，如鬼门关（据云其地甚苦），鬼回棹休息，阴司有簿记善恶，皆是也。又一则云：

世间妇女言灶神每月上天奏人善恶，故与人仇，灶诅之，有求，灶祷之。又岁杪买饧，择谷草之实制焙和之，俟新岁客来佐茶，故买饧于腊。腊月二十四日饯灶神上天，遂用饧，荐时义也，乃谓恐神诉恶，借胶其口，何鄙说之可笑乎。然俗之为恶概可想见。

此一节也记得颇有意思，只是末尾说得太是方巾气，其实未必一定为恶，人总怕被别个去背地里说些什么，此种心理在做媳妇的一定更深切地感到，也自难怪她们想用大麦糖去胶住那要说闲话的人的嘴巴^③罢。

卷一《书宴》的第一条是讲考证的，虽然讲得很有趣，可是有点不对。其文云：

《晋书》，贾充有儿黎民三岁，乳母抱之当阁，充就而拊之。《世说》云，充就乳母手中鸣之。拊